

135

唐佚名等

雷峰塔·白娘娘

乙卯仲秋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梯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白蛇記

說淵五十五

別傳五十五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
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
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
衣之妹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
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
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
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

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

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踈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卽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卽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畧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

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荅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卽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佳

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恠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荅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

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
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
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
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
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
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徃徃有巨白蛇在
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

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
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
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
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
女奴曰卽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
隸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
有姝麗誠可畱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
馳馬傍車笑而顧曰卽君但隨行勿捨去

某適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奉迎耳車子旣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畱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卽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中央圖書館借影景印

白蛇記 終

目次

白蛇記
唐·佚名撰
採自說瀝·別傳

隴西李瓊和白衣塔

鳳翔李琯和素衣女

雷峯塔的傳說
香港新生出版社版

杭州許宣和白娘娘

白素貞成仙上西天
台北東方出版社版

雷峯塔下地縫納白蛇

雷峯塔白蛇傳
台中市瑞成書局版

近代中國傳播通俗小說

THUNDER PEAK PAGODA (Lei Feng T'a)

Garden in Emperor's Lodge

The Lake, Viewed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The City - A Bird's-eye View

A Lake Scene

Thunder Peak Pagoda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The basis of a number of China's greatest plays

雷峯塔的傳說

一

杭州城裏住着一個平凡的平民，名叫許宣，生在宋朝高宗的時代，這位莊許的，年紀祇有二十二歲，在藥店裏作夥計，一年所收入的儉不到百元之數，所以限於經濟，不能夠娶親，但是爲人忠厚，學識雖然很淺，却能賞識，真善、美。他看見別人的好處，便說好，而且就發生一種崇拜的心理，並不如一些老奸巨滑，常用惡意去揣想別人，他背後也不肯說人長短，所以許宣得以享受了人間的一種幸福，也是許多青年人所願意知道的。